

东巴、达巴文献中多字格动物名称研究*

许多多

[摘要] 文章基于东巴文献与作者在达巴村落收集整理的印棒图符调查笔记,就东巴、达巴文化中的多字格动物名称进行探究。文章阐释了前人研究尚未关注的东巴、达巴口头传统中动物类名词—修饰语程式的多种结构类型及变体,指出其特定的语境角色和符号含义。其后呈现达巴木刻印棒中动物名称程式的记录分析,并藉由东巴与达巴文化的相似性,进一步深入和完善原始资料的解读。

[关键词] 东巴;达巴;动物图符;多字格名称;名词—修饰语

[中图分类号] I207.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7214(2020)02-0000-00

一、研究背景

中国西南地区纳西族拥有其本土宗教,依据东西部方言的语音差异,分别称为达巴教或东巴教。^①达巴教与东巴教的经文及图符文献中存在纷繁多样的多字格动物名称。杨杰宏《东巴经籍文献中的口头程式句法研究》一文罗列有一系列东巴经籍中常见的动物名称,包括:金黄大蛙、白胸黑熊、大黑飞骥、巨川大鱼、四眼猎犬、独角巨犀、花白公獭、金丝黄猴、炭黑豹子、蛇纹白鹿、花斑公鹿、红脚白鹇、巨掌赤虎、黑嘴豺狗、白脸野猫、展角野牛。^②

在不同来源的资料中,由于语音和解读的差异,同一个动物名称的记录常常出现变体。以东巴取经故事中的三种鸟类形象为例,在李霖灿先生等译注的《占卜起源的故事》中依次为:“花身子的吸风鹰”([ni+ze]-gu+ndzæ];吸风小鹰—身体—杂花);“黑下巴的大麻雀”([ndzæ]me+rwat-na];麻雀—大—下巴—黑);“白色的神蝙蝠”([he]-i+dzit+ba]-p+ur];神的泛称—从属助词“之”—蝙蝠—白)。^③在傅懋勳先生译注的《白蝙蝠取经记》中依次为:“花斑吸风鹰”([¹ni³dze-²gu-³ndza];吸风鹰—身体—杂花);“黑颊麻雀”([³ndza²me-²ɔ-³na];麻雀—一只—下巴—黑);“金纹蝙蝠”([³xa-²i-²dzi³ba];金—

[作者简介] 许多多,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人文学院博士后研究员。

[基金项目] 中国西南地区濒危文字抢救、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10&ZD123)及川滇地区东巴史诗的搜集整理研究(项目编号:18&BZW187)。

* 本文承罗仁地教授、杨杰宏研究员的悉心提点,特此鸣谢。

① 纳西族在汉文献中称为“麽些”。换言之,“麽些”为此部族的古称。现今,居于云南境内的麽些西部支系划归入纳西族;居于四川境内的东部支系划归入蒙古族;居于云南境内的中部支系沿用古称作为自称名,或写作“摩梭”。

② 杨杰宏:《东巴经籍文献中的口头程式句法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7年第1期。

③ 李霖灿、张琨、和才:《麽些经典译注九种》,台北:国立编译馆,1978年,第95、99页。

有一蝙蝠)。^①从经文内容来看,两部经文为同一种东巴经。不同的汉译词汇在一定程度上造成阅读障碍。除却汉语通译的差别,两个版本对于白蝙蝠名号中首音节的理解亦存在分歧。此时需从民族语出发,通过语词的对应关系梳理含义。

在分析纳西语各方言点的语料时,需理解其音位系统的差别。例如,纳西语西部方言的大研镇土语中,只有鼻冠声母而无浊声母,卷舌塞声母与齿龈塞声母不存在对立,且没有小舌声母。李霖灿先生的语料多采集自鲁甸地区(属于西部方言丽江坝土语),存在鼻冠声母与浊声母的对立。傅懋勤先生记录的丽江中和村音系,存在鼻冠声母与浊声母、卷舌塞声母与齿龈塞声母。^②笔者调查记录的四川省屋脚乡、前所乡的音系中(属东部方言),有浊声母而没有鼻冠声母,存在舌根声母与小舌声母的对立、卷舌塞声母与齿龈塞声母的对立。

目前可见的纳西语料中,学者采用了多种不同的声调符号。有的学者标记音值,也有的学者标记调类。纳西语各方言的声调系统较为相似,均有三或四种调类,包括:低平/降调、中平调、高平调、低升调。此处以“○”表示音节,藉以说明声调符号的位置。^③在纳西拼音中,这四种声调分别标为:○q, ○(无标记), ○l, ○f。其中,无声调标记的是出现频率最高的中调音节。^④在李霖灿先生的著作中,四个声调标记为:○J, ○l, ○l, ○l。而在新版《麽些象形文字、标音文字字典》中(更名为《纳西族象形标音文字字典》),四个声调标记更由数字标号:○³¹, ○³³, ○⁵⁵, ○¹³。洛克先生的著作中,以数字1-4标识四个调类:¹○, ²○, ³○, ⁴○。傅懋勤先生同样采用调号标记,调号1-4的调值依次为:○l(55), ○l(33), ○J(31), ○l(13),并加注“31调可以说成21调,13调可以说成24调”。方国瑜先生采用的声调标记为:○J, ○l, ○l, ○l。李国文先生的著作中,声调系统与《纳西象形文字谱》相同,而换作上标的数字:○²¹, ○³³, ○⁵⁵, ○²⁴。关于东部方言的描写,米可采用的声调符号包括:○J, ○l, ○l, ○l, ○l, ○l。^⑤笔者在搜集整理东部方言语料过程中,存

① 傅懋勤:《纳西族图画文字〈白蝙蝠取经记〉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78、47页。

② 此处提及的方言点音系描写参见:(1)和即仁、姜竹仪:《纳西语简志》,北京:民族出版社,1985年,第104—116页;(2)李霖灿:《麽些族语音系统》,《麽些研究论文集》,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1984年,第一六一至一七七页;(3)傅懋勤:《纳西族图画文字〈白蝙蝠取经记〉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297—307页。

③ 言学领域通用的五度标音法最初由赵元任先生提出:将声调与五度音阶对应起来,用上标的数字(1至5)或在—根竖线的左侧画横线以标记音高。这种声调描写方式后录入国际音标符号系统。参见:Chao, Yuen-Ren(赵元任).“A System of Tone Letters”. *Le Maître Phonétique*, 1930(45), pp. 24-27; International Phonetic Association (IPA). *Handbook of the International Phonetic Association: A Guide to the Use of the International Phonetic Alphabe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④ 参见:和即仁、姜竹仪:《纳西语简志》,北京:民族出版社,1985年,第130—134页。《纳西汉英词典》即采用纳西拼音声调系统的标记方法。参见:Pinson, Thomas(孙堂茂). *A Naxi-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Kunming: Yunnan Minzu Chubanshe, 2012.

⑤ 此处提及的方言点音系描写参见:(1)李霖灿、张琨、和才:《麽些象形文字、标音文字字典》,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72年;(2)李霖灿、张琨、和才:《纳西族象形标音文字字典》,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1年;(3)Rock, Joseph(洛克). *A 'Na-khi-English Encyclopedic Dictionary (Part I)*. Rome: Istituto Italiano per il Medio ed Estremo Oriente, 1963;(4)傅懋勤:《纳西族图画文字〈白蝙蝠取经记〉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302页;(5)方国瑜:《纳西象形文字谱》,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6)李国文:《东巴文化辞典》,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7)Michaud, Alexis. *Tone in Yongning Na: Lexical Tones and Morphotonology*, Berlin: Language Science Press, 2017.

在对立的单音节声调包括：○1（中平，○³³），○1（高平，○⁵⁵），○1（低升，○¹³）。在多音节词中，还存在低降调：○J（○²¹）。^①

东巴与达巴的图画文献包括东巴的祭风木牌画、达巴用于制作祭粮、偶像的印棒。在这一类图版中，常常出现动物的形象，时为牺牲，时为坐骑。解读东巴木牌画中形象的重要著作有和志武先生《祭风仪式及木牌画谱》^②。而达巴文化中的动物名称尚无刊布的调查报告。

东部支系的达巴教缺乏成熟的文字体系，依然保持着口诵经的传统。西部支系的东巴教，虽有卷帙浩繁的经书，在念诵过程中同样保持了口头传统的特点。由东巴象形文字书写的典籍可以说是记录了经文的关键词，而具体内容在东巴祭司的每一次诵念中都会有不同的实现。^③与世界上其它地区的口头传统相似，从语词到篇章段落的层面，东巴与达巴经文包含大量重复使用的程式和主题。通过研读相关田野档案资料，笔者归纳认为东巴与达巴口头传统中语词层面的程式包含两大类：神灵名号、名词—修饰语程式。前者为宗教神灵体系的元素，后者在故事情节中具有符号化的含义。多音节程式化的动物名称程式即属名词—修饰语程式之类。具体说来，即在日常词汇的基础上，增添修饰成分，构成多音节的短语名称。

基于上述缘由，本文将梳理东巴与达巴文献中动物名称程式的语词构成、音节规律。这项研究有助于更为深入地呈现和解读东巴、达巴经籍中固化的动物名称，并揭示这一类别名词—修饰语程式所蕴含的文化意象。

二、名称结构

（一）语词类别及语序

从语词意义的角度，动物的程式化名称主要是依据其外形特征的描述。语词构成多为陈述式：动物+身体部位+形容词/动词“生”。表1为《麽些象形文字字典》中摘录的词条。^④

表1 陈述式动物名称程式

动物+身体部位+形容词			
汉译	标音	语词结构	出处
长角天羊	muɹɩ-ioJ-k'waɩ-ʂaɹJ	天—羊—角—长	No.810
阔角之牛	tɕiɩɩɩɩ-k'waɩ-paJ	牛—角—阔	No.811
弯角崖牛	ʂuɹɩmaJ-k'waɩ-rvɩ	崖牛—角—弯	No.812
光头黑鹿（雄）	loJbɣɩ-kvɩ-tvJ	黑鹿—头—秃	No.814
白尾黑鹿（雌）	loJbɣɩ-mæɩ-p'urJ	黑鹿—尾—白	No.815

① 笔者曾用较为简捷的符号“J”表示此低降调。本文依据评审意见采用数字标调。

② 和志武：《祭风仪式及木牌画谱》，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

③ 傅懋勳：《纳西族图画文字和象形文字的区别》，《民族语文》，1982年第1期；王元鹿：《汉古文字与纳西东巴文字比较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24页；喻遂生：《纳西东巴文献学纲要》，《历史文献研究》，2009年第28辑，第16页。

④ 为行文简洁，本文以《麽些象形文字字典》为《麽些象形文字、标音文字字典》之简称。词条印自李霖灿、张琨、和才：《麽些象形文字、标音文字字典》，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72年，第67页，第75—76页。

动物 + 身体部位 + 动词“生”			
汉译	标音	语词结构	出处
生角龙马	rvJzwaɪ-k'waɪ-dzɯɪ	龙马 ^① —角—生	No.816
生角青蛙	paɪ-hæɪ-k'waɪ-dzɯɪ	蛙—青—角—生	No.911
生角青蛇	zɯɪ-hæɪ-k'waɪ-dzɯɪ	蛇—青—角—生	No.925

基于外形特征扩展而成的动物名称也可以是“形容词 + 动物”的偏正结构。如，“玉绿野猪”：[²õ¹hã¹bpõ-²szi]（玉—绿—野猪）。^②又如，“白海螺大鹏”：[dvɪ-p'urɪ-çɬɪtɕoɪ]（海螺—白—休曲）。^③再如，达巴经中“珊瑚红色的公鸡”：[suw³³ɿ³³-æ²¹p^hv³³]（珊瑚红—公鸡）。^④

外形特征之外，一些动物名称程式着眼于描述其能力特征。如，“能飞之神马”，音 [mbiɪ-kvɪ-zwaɪ-naɪ]，语词构成为“飞—会—马—好”。^⑤其中，“飞会”是关系子句，之后是中心词“马”，再之后有形容词。后两个音节 [zwaɪ-naɪ] 亦为合成词，意为“好马，神马”。关系子句出现在中性词之前，形容词出现在中心词之后。因此，这个名称程式也是修饰语在前、名词在后的偏正式。

（二）音节数目

在东巴文化相关的资料中，四字格、五字格（以及其它多音节形式）的动物名称皆有记录。其中以四字格为主。^⑥通过对比语义相近的动物名称可以发现，五字格往往是四字格之变体，即在四字格的基础上增添一个可增可减之音节。

以《麽些象形文字字典》所载五字格动物名称为例：“生虎纹之快马”，[ŋgo-tɕ'oɪ-laɪ-purɪ-dzɯɪ]（快马—虎—纹—生；No.824）；“生鹰爪之猎犬”[k'uɪ-tmoɪ-kɬɪ-tɕɯɪ-dzɯɪ]（猎犬—鹰—爪—生；No.851）；“生虎纹之红牛”[uɪ-hyɪ-laɪ-purɪ-dzɯɪ]（牛—红—虎—纹—生；No.856）。^⑦此三例五字格动物名称中，末音节“生”是可增可减之音节。譬如，与之相似的动物名称“生虎爪之青蛙”（No.912），同为“生某爪之某动物”的结构，读为 [paɪ-hæɪ-laɪ-tɕɯɪ]（蛙—青—虎—爪），省略了动词“生”，而呈现四字格的形式。此种神蛙还有另一种称呼，为“生有十只虎爪之青蛙”（No.913），音 [paɪ-hæɪ-laɪ-tɕɯɪ-ts'ɛɪ-poɪ-dzɯɪ]，语词构成为“蛙—青—虎—爪—十—只—生”，此处保留了末尾的动词，又插入双音节的数量词“十只”，而呈现七字格的形式。^⑧

① 此为藏文借译词 (calque)：ལྷ་མོ་ [rlung-rta]，意为“龙马” (dragon horse)。Rock, Joseph (洛克). *A Na²khi-English Encyclopedic Dictionary (Part I)*. Rome: Istituto Italiano per il Medio ed Estremo Oriente, 1963, p. 246.

② Rock, Joseph (洛克). *A Na²khi-English Encyclopedic Dictionary (Part II)*. Rome: Istituto Italiano per il Medio ed Estremo Oriente, 1972, p. 208.

③ “休曲”应为藏文借译词：“ལྷ་མོ་ khyung”，汉译作“鹏”（中国的神鸟），英译作“Garuda”（印度的神鸟）。参见：（1）格西曲扎：《藏文辞典》，北京：民族出版社，1957年，第88页；（2）李霖灿、张琨、和才：《麽些象形文字、标音文字字典》，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72年，第58页。《纳西语—英语百科辞典》中记为 [²ddv-¹p'ër¹khyu-³t' khyu]。参见 Rock, Joseph (洛克). *A Na²khi-English Encyclopedic Dictionary (Part II)*. Rome: Istituto Italiano per il Medio ed Estremo Oriente, 1972, p. 63.

④ 引自《新年烧香》经第九段。这是一部除旧迎新时达巴念诵的经文。收集于2011年9月，由利家嘴村次儿达巴诵读，东巴研究院李德静老师、永宁乡阿洪生老师协助翻译，笔者记录、整理。

⑤ 李霖灿、张琨、和才：《麽些象形文字、标音文字字典》，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72年，第67页。

⑥ 杨杰宏：《东巴籍文献中的口头程式句法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7年第1期，第120页。

⑦ 李霖灿、张琨、和才：《麽些象形文字、标音文字字典》，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72年，第68、70页。

⑧ 同上，第75页。

又如，取经的蝙蝠可以是四字格的“金纹蝙蝠”（[³xa-i²-dzi³ba]，金—有一—蝙蝠），也可以是五字格的“白色的神蝙蝠”（[heJ-i-l-dzi³baJ-p⁴urJ]，神的泛称—从属助词“之”—蝙蝠—白）。结合经文诗行的背景来看，四字格的名号与其它音节构成经文诗行，五字格的名号则可以单独成句。^①

此外，四字格的蝙蝠名号还可作为惯用短语参与构成“生神之蝙蝠翅膀之优麻护法”的名号：[¹ha²yi²dzi²-²boa²ddu¹dzu²yu¹ma]（神—的一—蝙蝠—翅—生—优麻）。^②换言之，东巴在提及“蝙蝠”时，是以蝙蝠的四字格作为表述。五字格中的末音阶“白”可能是根据经文句式需要增添的音节，而四字格为语义核心。

达巴经中相似的例证如“白头黑鹰”“吊睛猛虎”，这两种动物名称亦为五字格形式，且分别独立为诗行：[ka⁵⁵-na²¹-ko³³-p^hur²¹-mi²¹]（鹰—苍—头—白—大）；[la²¹-mi³³-n³ja²¹-gu³³-mi²¹]（虎—大—眼—宽—大）。^③分析二者语词构成可以发现，前四个音节为主体，表达了名号的核心语义。由此推测，末音节的“大”为配合五音节句式习惯的加缀。达巴经文中以“大”为尾缀的动物名称还有“高山白鹇”（[dzi²¹-s²wa²¹-hwā³³-p^hur²¹-mi³³]；山—高—鹇—白—大）、“沼泽黑鸭”（[ts^he³³-qo²¹-bæ²¹-na²¹-mi²¹]；沼泽—里—鸭—黑—大）。^④

三、程式化的角色

东巴与达巴经文、图像文献中的动物名称多数具有较为固定的角色。或者说，经过长期的讲述而凝固为提示故事情节的符号。譬如前文提及的白蝙蝠、花斑吸风鹰、黑颊麻雀，为取经神话中沟通人界与天界的禽鸟。在动物的名词—修饰语程式中，很大一部分是某位鬼神之坐骑。如，风神阿萨命坐骑为青鬃母骡。与她一同享祭的六位姑娘，拥有各自的坐骑。五方殉情女、九个殉情女亦拥有相应的坐骑。^⑤

表 2 东巴祭风木牌画中所见动物名称

归属	纳西拼音及国际音标 ^⑥	语词分析 ^⑦	汉译
风神阿萨命	dderq mei bbuq herq [dərJ meJ buJ hərJ]	骡—母—鬃—绿	青鬃母骡
六位同祭姑娘	reeq ee chual perq [zɿJ yuJ tɕ ⁴ uaJ p ⁴ ərJ]	蛇—皮—鹿—雄	梅花公鹿 (*)
	yi bbvq gv dvq [iJ byJ kyJ tyJ]	山骡—雄—头—直	高头公山骡
	bbe ddiuq la huiq [bəJ dyJ laJ hyJ]	西番—地—虎—红	西番红虎 (*)
	juq-lu kua chuq [tɕyJ luJ k ⁴ uaJ tɕ ⁴ uJ]	骡子—蹄—快	竖蹄骡子

① 参见：（1）傅懋勳：《纳西族图画文字〈白蝙蝠取经〉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78页；（2）李霖灿、张琨、和才：《麽些经典译注九种》，台北：国立编译馆，1978年，第99页。
② Rock, Joseph (洛克). *A ¹Na²khi-English Encyclopedic Dictionary (Part II)*. Rome: Istituto Italiano per il Medio ed Estremo Oriente, 1972, p. 188.
③ 引自《新年烧香》经第六段。
④ 引自《新年烧香》经第五十七段。
⑤ 和志武：《祭风仪式及木牌画谱》，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7—29、50—56页。
⑥ 此处为书中的纳西拼音加注国际音标，转写方式参照和志武先生参订的《纳西象形文字谱》。
⑦ 汉译—列以“(*)”区分动物名称的语词结构。标注(*)者，修饰语位于动物名之前。未标注者，修饰语位于动物名之后。

归属	纳西拼音及国际音标	语词分析	汉译
六位同祭姑娘	cee heeq bbuq bbei [ts'ɿ huɿ buɿ beɿ]	马—快—鬃—薄	薄鬃快马 ^①
	ggv-chuq kua chuq [guɿ tɕ'uɿ k'uaɿ tɕ'uɿ]	快马—蹄—快	坚蹄骏马
五方殉情女	bbe ddiuq la huiq [bəɿ dyɿ laɿ hyɿ]	番—地—虎—红	番地红虎(*)
	oq herq mee-rher [oɿ hərɿ muɿ dzərɿ]	玉—绿—青龙	玉绿青龙(*)
	ggvq naq goq perq [gɿ naɿ koɿ p'ərɿ]	熊—黑—肚—白	白胸黑熊
	shuq sso bbaq perq [ʂuɿ zoɿ baɿ p'ərɿ]	獭—公—花—白	花白公獭
	seeq mei ko qiq [sɿ meɿ k'oɿ tɕ'iɿ]	犀牛—大—角—独	独角巨犀
九个殉情女	xaiq sheeq bal mei [hæɿ ʂɿ paɿ meɿ]	金—黄—蛙—大	黄金大蛙(*)
	bberq shual la perq [bərɿ ʂuaɿ laɿ p'ərɿ]	牦牛—高—手—白	高大白脚牦牛
	oq herq mee-rher [oɿ hərɿ muɿ dzərɿ]	玉—绿—青龙	玉绿青龙 ^② (*)
	reeq ee chual perq [zɿ yuɿ tɕ'uaɿ p'ərɿ]	蛇—皮—鹿—雄	花斑公马鹿 ^③ (*)
	meel naq bber bbvq [muɿ naɿ bərɿ byɿ]	墨—黑—牦牛—雄	墨黑公牦牛(*)
	bbuq naq ggv-chuq [buɿ naɿ guɿ tɕ'uɿ]	鬃—黑—快马	黑鬃骏马(*)
	bbe ddiuq la huiq [bəɿ dyɿ laɿ hyɿ]	西番—地—虎—红	番地红虎(*)
	bee ba rua gguq [puɿ paɿ zuɿ guɿ]	变化—马—好	会变化之好马(*)
	juq-lu kua perq [tɕyɿ luɿ k'uaɿ p'ərɿ]	野马—蹄—白	白蹄野马

表2中灰色标注的是重复出现的动物坐骑。其中，“番地红虎”在三种情死鬼群体的坐骑中出现，“梅花公鹿”在两种情死鬼群体的坐骑中出现，“玉绿青龙”亦出现两次。需要说明的是，《祭风仪式及木牌画谱》的图版部分绘有九个殉情女，而在文字部分作者实际记录解读了其中八个。对照八位殉情女的解读文字与图版中的动物坐骑，可以发现疏漏出现在第三位殉情女。就图版观察，她的坐骑应与南方殉情女同。南方殉情女为五方殉情女之一，其坐骑为“玉绿青龙”。

① 根据《纳西象形文字谱》的记载，“山羊”读音为 [ts'ɿ]，“马”的读音有 [zuaɿ]、[guɿ]、[tɕ'vɿ]、[taɿ]（藏音）。参见方国瑜：《纳西象形文字谱》，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83页。《祭风仪式及木牌画谱》所附图18中描绘的动物应是马。因此“薄鬃快马”中的“/cee/”（[ts'ɿ]）可能对应于《纳西象形文字谱》所录“马”词条中“[tɕ'vɿ]”的这种读音。而音值不同则是由于方言的差异。

② 此处作者漏记一位殉情女之名及形象。从木牌画中推测，此坐骑与南方殉情女之坐骑同。

③ 意同“梅花公鹿”。



图1 南方殉情女



图2 九个殉情女之三

表2中, /juq-lu/ ([tɕyɿ luɿ]) 一词在六位同祭姑娘之坐骑的部分汉译为“骡子” (/juq-lu kua chuq/ [tɕyɿ luɿ k'uaɿ tɕ'uɿ] “坚蹄骡子”), 在九个殉情女之坐骑的部分译为“野马” (/juq-lu kua perq/ [tɕyɿ luɿ k'uaɿ p'ərɿ] “白蹄野马”)。《麽些象形文字字典》中, “野马”音 [tɕo³¹] (No.802)。^①《纳西象形文字谱》中, “野马”音 [tɕy²¹] (No.371)。^②据此判断, /juq-lu/ ([tɕyɿ luɿ]) 应是“野马”之意。

由这两条注释说明, 可以注意到东巴祭风仪式中鬼神之坐骑的重复性。同一种动物可出现在不同组别的殉情女的画像中。亦是藉由此种规律, 前人研究中的存疑之处得以诠释、校正。综上, 除去重复的名称, 祭风仪式中鬼神的坐骑共有十七种: 青鬃母骡、梅花公鹿、高头公山骡、西番红虎、坚蹄野马、薄鬃快马、坚蹄骏马、玉绿青龙、白胸黑熊、花白公獭、独角巨犀、黄金大蛙、高大白脚牦牛、墨黑公牦牛、黑鬃骏马、会变化之好马、白蹄野马。

达巴经文中的四方守护神同样拥有各自的动物坐骑。东方为青龙: [wɿ²¹zu²¹-mɿ³³gɿ³³] (绿松石—龙)。南方为白狮: [ɿ²¹ze³³-sɿ³³gi³³] (白海螺—狮子^③)。西方为黑虎: [tɕ^hwa²¹-na²¹-la³³hɿ²¹] (墨玉—黑—老虎)。北方为拱嘴牦牛: [bɿ²¹mi³³-no²¹-ɕi²¹] (牦牛—嘴—拱)。^④

动物形象的另一类角色为守护神。东巴经中有看护神石的“黄金神蛙”: [hæɿ-ɕuɿɿ-paɿ-mɿɿ] (金—黄—蛙—大); 看护居那茹罗神山的“飞蟒神将”: [ruɿdzɿɿ-ŋgaɿɿlaɿ] (飞蟒—神将); 看护绿色天门的“玉绿天龙神将”: [waɿhæɿ-muɿɿndzɿɿ-ŋgaɿɿlaɿ] (绿松石—天龙); 看护黄金地门的“黄金大象神将”: [hæɿ-ɕuɿɿ-ts'oɿzeɿ-ŋgaɿɿlaɿ] (金—黄—神象—神将)。^⑤

达巴经中门户的四个守护神亦为动物形象, 合称为“拦庇四神”。门头为大鹏神鸟: [k^hi³³-ko³³-dze²¹tɕ^hi³³qæ³³ɿ³³] (门—头—大鹏神鸟)。门脚为番地狮子: [k^hi³³-t^hæ³³-bɿ³³-i²¹-sɿ³³gi²¹] (门—脚—番地—狮子)。左门有公牦牛: [ɿwa²¹-k^hi³³-bɿ³³go³³] (左—门—公牦牛)。右门有红虎: [zo²¹-k^hi¹³-la³³hɿ²¹] (右—门—虎—红)。^⑥

① 李霖灿、张琨、和才:《麽些象形文字、标音文字字典》,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72年,第66页。

② 方国瑜:《纳西象形文字谱》,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84页。

③ “狮子”为藏文借词:“ལྷོ་གཞེ་ seng ga”,梵文 siṃhā 的变音。参见:格西曲扎:《藏文辞典》,北京:民族出版社,1957年,第909页。

④ 引自《新年烧香》经第四十九段。












⑤ 李霖灿、张琨、和才:《麽些经典译注九种》,台北:国立编译馆,1978年,第281页。

⑥ 引自《新年烧香》经第四十九段。

四、达巴印棒中动物名称的解读

达巴文化的研究较为晚近，大约起于20世纪50年代达巴历书的发现。^①且囿于语言调查的限制，目前刊布的达巴资料较为稀少。笔者在田野调查中有幸请教到多位达巴祭司，讲解其收藏印棒中的动物形象。达巴印棒在麽些语言中称为“几入姆”（[dzɯ²¹zɿ³³mu²¹]），意为“祭水神的模子”。“水神”又称作“水井神”，达巴奉之为“天神”，居于水中者为“水菩萨”（“日布古”[zɿ³³by²¹gy²¹]），居于山中者为“山菩萨”（“日则”[zɿ²¹tse³³]）。就其蛇形及福祸人间的精灵形象，达巴的水井神应与东巴的自然神“署”同。印棒是祭署仪式中印制献祭面偶的模具。常见的形制为2厘米见方的四面木柱，或4厘米宽、0.5厘米厚的平板，长短由十多厘米至四十多厘米不等。于长条面横排阴刻动物、宝物、鬼神的形象。各家达巴的雕刻形象多有相似重合者，此处以前所村何鲁左达巴的口述版本为例，分析动物名称的语词构成（见表3）。^②

表3 达巴祭署印棒中所见动物名称

汉译	音标转写	语词分析	图符	达巴口述的汉译
照片编号：QSDB-3				
番地之狮	bɿ ³³ -i ²¹ -sɿ ³³ gi ³³	番地—狮子		狮子
红色虎鹿 ^③	tʂ ^h wa ⁵⁵ -la ³³ -la ³³ -hō ²¹	马鹿—和—虎—红		马鹿和虎的混种
松猫	t ^h o ³³ lo ³³ hwɿ ²¹ ko ³³	松—里—猫—不详 ^④		松猫
白尾毛狗	dɿ ²¹ tʂo ³³ -mæ ³³ -p ^h u ²¹	毛狗—尾—白		白尾毛狗
白胸黑熊	gi ³³ -na ³³ -ga ²¹ -p ^h u ³³	熊—黑—胸—白		白胸老黑熊
宽耳母牛 ^⑤	ko ²¹ -mi ²¹ -li ³³ -hwɿ ²¹	牛—母—耳—宽		宽耳朵的一种动物
生角白鹿	tʂ ^h i ³³ -p ^h u ³³ -q ^h ɿ ³³ -dzɯ ²¹	鹿—白—角—生		白鹿子
麂子	lo ³³	麂子		黑麂子
生牙野牛	zi ¹³ -py ²¹ -dzwa ²¹ -dzɯ ³³	野牛—雄—獠牙—生		长獠牙的野牛
雄娃娃鸡	njæ ³³ -p ^h y ²¹	娃娃鸡—雄		公呱呱鸡 ^⑥
雌娃娃鸡	njæ ²¹ -mi ³³	娃娃鸡—雌		母呱呱鸡

① 宋兆麟：《摩梭人的象形文字》，《东南文化》，2003年第4期。

② 何鲁左达巴为四川盐源县前所乡前所村的达巴祭司，1933年生，德高望重，村民尊称他为“阿普达巴”（汉译作“达巴爷爷”）。








③ “红色虎鹿”应是指“梅花鹿”。

④ 麽些东部方言中，“猫”读为[hwɿ⁵⁵]、[hwɿ²¹li⁵⁵]。首音节[t^ho³³]应为“松”，次音节[lo³³]可能是表处所的“里”，末音节之意不详。

⑤ 田野走访时，达巴仅知这是一种宽耳朵的动物。参照其它印棒中献祭水井神之牺牲，读音相近者有“母牛”。麽些东部方言中“牛”读为[kɿ³³]，“母牛”读为[kɿ²¹mi¹³]。此处首音节读为[ko²¹]，可能是达巴不详其意的误读。

⑥ 麽些东部方言中“娃娃鸡”读为[njæ³³]。此例及下例应为“公娃娃鸡”“母娃娃鸡”。

接上表：

松上鹧鸪	t ^h o ²¹ -ko ³³ -t ^h o ²¹ -gwa ²¹ gwa ³³	松—头—松—呱呱 ^①		在树洞里做窝的动物
照片编号：QSDB-5				
黄金大蛙	hae ³³ -si ³³ -pa ²¹ -mi ¹³	金—黄—蛙—大		金色神蛙
玉绿青龙	wã ²¹ zu ³³ -my ³³ by ³³ zy ³³	松石—绿—龙		神龙
照片编号：QSDB-7				
玉绿牦牛	wã ²¹ zu ³³ -by ²¹ -p ^h y ³³	松石—绿—牦牛—雄		牦牛
玉绿绵羊	wã ²¹ zu ³³ -zo ³³ -p ^h y ³³	松石—绿—绵羊—雄		绵羊
玉绿山羊	wã ²¹ zu ³³ -ts ^h u ²¹ -p ^h y ³³	松石—绿—山羊—雄		山羊
玉绿雄鸡	wã ²¹ zu ³³ -æ ²¹ -p ^h y ³³	松石—绿—鸡—雄		鸡

由表3第二栏的民族语音标转写可见，达巴的动物名称多数为四字格，同时存在三处例外。一处是“黑麂子”，此为与“白麂子”相对应的动物形象，而以日常词汇中的单音节词加以解释，可能是由于达巴想要着重说明动物的类别，而忘记以四字格形式解读。另外两处为“玉绿青龙”与“松上鹧鸪”，由于民族语中的动物名为三音节词，加之表达特征的两个音节，构成五字格。

表3第五栏保留了田野调查笔记中所记录的达巴原本的翻译，而第一译栏为综合语词分析及东巴资料之后的汉译。其中有数处存疑，包括“红色鹿虎”之所指、“松猫”之语词构成、“宽耳母牛”之译名，随表依次加以注释。

在田野调查过程中，语言沟通的障碍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达巴经籍的翻译解读。此种情形下，通过与东巴动物名称对照比较，可以从民族语言的角度发现二者之间相似或对应之处。这有助于进一步解析达巴文化中与动物相关的名词—修饰语程式。

譬如，何鲁左达巴将“番地之狮”（[bã³³-i²¹-sĩ³³gi³³]）简单译作“狮子”。这一语词程式亦出现在达巴《新年烧香》经中。在经文翻译过程中，次儿达巴将首音节译为“脚掌”。在麽些东部方言中，“西番”与“脚掌”为同音词。然而与东巴文献中的“番地红虎”对照来看，解为“西番”似更为通达。

又如，多个动物名称前两个音节为“瓦兹”（[wã²¹zu³³]），包括“瓦兹木布汝”（[wã²¹zu³³-my³³by³³zy³³]）、“瓦兹补瀑”（[wã²¹zu³³-by²¹p^hy³³]）、“瓦兹哟瀑”（[wã²¹zu³³-zo³³p^hy³³]）、“瓦兹此瀑”（[wã²¹zu³³-ts^hu²¹p^hy³³]）、“瓦兹阿瀑”（[wã²¹zu³³-æ²¹p^hy³³]）。达巴依次解释为“神龙”“牦牛”“绵羊”“山羊”“鸡”。对比东巴的相关资料，有“玉绿青龙”读为“哦亥么热”（[oq herq mee-rher]；玉—绿—青龙）。东部方言中，“绿松石”音“瓦兹”（[wã²¹zu¹³]）。“草”音“兹”（[zu³³]），而“绿色”为“乎兹喇恒”（[hỹ³³zu²¹ɬæ³³hi³³]；色—草—样—的），即“绿色”一词的字面意为“草一般的颜色”。

① 此处“松上呱呱”是“呱呱鸡”的描述性名称。当地汉语称“鹧鸪”为“呱呱鸡”。

由此推知“瓦兹”([wã²¹zu¹³])的前一个音节为“松石”的词根,后一个音节为“绿”的词根。在动物名称中,“绿松石”实为描述颜色。参照东巴资料中的“玉—绿”翻译模式,达巴动物程式的修饰语“瓦兹”([wã²¹zu³³-])^①可拆分为“松石—绿”。

在西部方言语料中,“哦兹”([oɬzɪ])译作“玉冠饰”或“绿松石花饰”。^②其中,“兹”([zɪ])为首饰的通称。依据为同页记录有包含这个语素的另外两个首饰类词汇:“银耳环”,读为“乌兹”([ŋyɬ-zɪ]);银一饰;No.832);“金领扣”,读为“哈兹”([hæɬ-zɪ];金一饰;No.833)。换言之,“哦兹”([oɬzɪ])的语词构成为“玉—饰”,而“玉”可用作玉石、松石一类宝石之泛称。沿用东巴资料中的方式,达巴材料中的“瓦兹”([wã²¹zu³³-])可译作“玉绿”。

从第五栏的原始记录来看,达巴在翻译时更为注重说明动物的种类,而时常忽略其颜色等外貌特征。譬如“黄金大蛙”“玉绿青龙”,名号中并无意为“神”的音节,达巴的汉译却忽略其色彩要素,而强调其为“神蛙”“神龙”。又将“生角白鹿”解释为“白鹿子”,而忽略“生角”的外形特征。再如,包含“玉绿”词头的五种动物,在解读时均忽略其“玉绿色”之特点,即忽略修饰语“瓦兹”([wã²¹zu³³-])的翻译。这种与民族语词汇脱离的汉译可能是受到汉语水平的局限,也可能是对于外貌特征语词的忽略。印棒图案较为简洁而缺乏色彩、外形等细节。由简洁的动物形象念诵其具有外貌特征的名号,亦反映了这类多字格动物名称程式化的性质。

五、总结

东巴、达巴文化中的多字格动物名称是口头诗学视角下的名词—修饰语程式。具体说来,是在动物名词基础上增添修饰语而构成的多音节短语。前人对其的研究尚有可深入的空间,包括语词类型、语序结构、音节数量及变体多个角度的探讨。

动物名称程式中,修饰成分可以是对外形特征的描述(身体部位+形容词;身体部位+动词),也可以是对其能力特性的描述(“会”+动词)。就语序的角度,修饰语可以位于动物名词之前(偏正式),也可以位于名词之后(陈述式)。音节数目上,以四字格为核心范式。根据经文诗行音节个数的需要,可增加不影响核心语义的第五个音节,如“生”“白”“大”。此外还可以通过增添数量词,构成七字格形式。

动物名词—修饰语程式多具有固化的角色,譬如特定故事的主人翁,各类鬼神之坐骑,以及家门四角、四方的守护神。换言之,在程式化的语词结构之外,这些动物名称还具有相应的符号内涵。

参考文献

Bédier, Joseph. *Les Fabliaux, études de littérature populaire et d'histoire littéraire du Moyen Âge*. Paris: Émile Bouillon, 1893.

① 连字符表示其后还有音节。“绿松石”第二个音节位于四字格中时为中平调^[33],独立出现时为低升调^[13]。

② 方国瑜:《纳西象形文字谱》,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73页。

[美] 约翰·弗里 (Foley, John) 著: 《口头诗学: 帕里—洛德理论》, 朝戈金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年。

Lord, Albert (洛德). “Homer and Huso II: Narrative Inconsistencies in Homer and Oral Poetry”. *Transactions and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Philological Association*, 1938 (69).

Propp, Vladímir (普罗普). *Morphology of the Folktale*.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68.

[俄] 维谢洛夫斯基 (Veselovsky, Alexander) 著: 《历史诗学》, 刘宁译,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3 年。

[责任编辑: 丁红美]